

第六十八回 飲番酒宮女脫靴 匿繡鞋天子袒護

卻說成宗對皇后曰：「鄺相辦事無私，滿朝大臣，誰能及彼？這幾天告假，梁相與內閣大臣批案不甚妥當，朕日夜改批，甚是辛苦，所以無暇回宮，怎說朕有意躲避？若說你們女人，個有才貌，莫不互敬愛。朕與鄺相俱係少年，游園正是敬重大臣，留宿乃憐他路遠，夜已深，回閣辛苦，他欲回閣，朕即令內侍送回，並不強留，怎說戲謔？御妻背後妄言，好不曉事。」說罷不悅。皇后曰：「鄺相未驗明白，焉知男女，怎說少華欺侮老師？」太后辯曰：「因有認母之事，賢媳所以疑心。」帝曰：「如果是女，梁相之女怎無異言？」皇后曰：「先後之弟一道表彰投到宮裡，陛下便降旨配婚，今臣妾之弟竟置之不問，何厚彼而薄此？」帝曰：「劉奎璧因萬里阻隔，不知委曲，又憐孟女終身無靠，故賜婚。兄弟前在登州上表，朕不識爾面，立把國丈囚禁，何為不公？卿反在此誹謗，有乖妻道，大為不該。」太后總欲帝后和好，笑對皇后曰：「依此看來，皇兒敬重賢臣，並無不公，賢媳不必懷疑。今忠孝王病重，皇兒須降旨，伺病癒完親。一面把鄺相脫靴，替他表白，杜絕女流之言。」帝詐言曰：「寬限容易，但鄺相乃高官，怎好脫靴。」太后曰：「鄺相何日銷假？」帝曰：「六月十五日。」太后曰：「如是極好。」就把皇后設計觀音，賜番酒，宮女乘機脫靴，並無嫌疑的話說明。

帝暗想：太后設計，是朕晦氣，要失去一位賢臣。但太后既要設計，朕怎好通風？只得聽天由命。即答曰：「太后所言極是，到十五日，即令秉筆。」命太監草詔，言皇甫親王患病，寬限一個月成親。太監領命，草詔畢，令孫內監往王府。帝回偏殿批案，心中猶惜少了一位能臣。

且說孫內監來到王府，叫：「朝廷詔到，速請老王接旨。」門官報進，老王排香案，跪接開讀，方之寬限一月。謝恩畢，太監放下詔，又交皇后密旨，方辭別回宮。

再說鄺相自己配藥醫治，至十日才好，心想十五日銷假，忠孝王業已成親，自己再緩幾年方好改裝。遂不出門見客，令人打聽忠孝王完姻之事。

當下老王著人特請伊上卿前來，把寬限的詔書交他去見安知縣與項隆看過，項隆不悅曰：「老漢願陪嫁二十四箱衣服，不比前日湖廣假孟氏，種種欺君，令甥何故見疑？」尹上卿遂辭別回去。項隆進內說明備細，項南金對父曰：「這是女兒命薄，若果延遲，必多變卦。」項隆曰：「看來少王乃是真病，諒亦無妨。」光陰似箭，單是六月十五了。皇后絕早起身，來到萬壽宮，奏請太后，宣鄺相入宮畫圖。太后點頭稱是，令皇后坐以待之，並令小監往金奈殿伺候，若鄺相進朝，可宣入內宮。

且說鄺相在府中，聞得太郡奏請緩期，心中不悅。到了十五日早上，坐轎進朝，來到午門，只見三隻老鴉只在撈前飛鳴，從人馭逐不去。鄺相心想有甚不祥，細想一會，莫非母親舊病復發？若然，請我再不敢前去醫治，只好聽天由命。來到午門，下較候旨。午門官奏上殿來，曰：「右丞相鄺君玉假滿，在午門外候旨。」帝暗傷感，果然勤謹，假滿即便上朝，不敢偷閒。惜今番諒心中計，朕不暗中指點，實屬不該。即傳鄺相入朝。相見畢，帝賜坐，鄺相坐在右邊繡墩。帝曰：「天氣炎熱，難得先生不辭辛苦，勤勞國政，朕心殊覺不安。」鄺相奏曰：「臣受恩深重，備位右相，怎敢偷閒，有負國恩。」正言語間，只見小監上段奏曰：「啟上陛下，太后因皇后有孕，要宣鄺相進宮，畫白衣送子觀音，由皇后供奉。趁六月十九日太后壽誕，今值朔望吉期，可以畫圖，庇佑皇后早生龍種。請旨定奪。」帝心不怒，對鄺相曰：「太后欲畫觀音與皇后供奉，庇佑早降磅兒，以主社稷。但先生身體才好，未知可能畫否？」鄺相暗笑，帝真顛倒，一支筆怎能畫呢？即奏曰：「太后既有善願，臣當遵旨，但就在這裡畫罷。」內監曰：「太后要你進宮，方好提調。」鄺相曰：「既蒙太后囑托，臣當進宮。」帝尋思：一支筆有甚重呢？朕說此話，是明明指點他，他乃寸時昏聩，偏偏不省，真是自投羅網。只得由他進宮罷。小監引鄺相至萬壽宮前候旨，小監入宮奏曰：「鄺相在外候旨。」太后令放下珠簾，宣進鄺相。上前叩畢，太后賜坐，鄺相在旁坐下。鄺相怎知皇后亦在簾內，小監奉茶畢，太后在簾內細看，對皇后曰：「果然生得美貌。」皇后曰：「皇天造就此等人才，令人可愛。」太后即傳旨曰：「俺家知先生善畫；願皇上早降麟兒，今不用畫白石山，只須用墨水垂一觀音，手中抱一孩兒，在蓮花臺上便好。但此間洩暑逼人，令小監引到俺家清風閣明月池內去，好用心畫圖。」鄺相領旨，隨著小監來到池中閣內。內監取出文房四寶，放在案上，並備香茗。佛相一心畫圖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太后叫苗瑞英、郁美兒兩宮女吩咐道：「少停賜酒，鄺相若醉，可把他靴子脫下，倘是女流，速將繡鞋脫去，把靴穿上，不許多言。」鄺相自辰時畫到午時，太后曾賜酒飯與鄺相充饑。至午時候，帝回內宮，太后賜坐。太后談及鄺相往清風閣繪圖之事，帝心不悅。到了未時，鄺相畫畢，至宮外候旨。太后宣進，鄺相入宮朝拜太后之後，又朝見天子，帝令免禮賜坐。旁邊呈上畫圖，內監送入簾房，太后觀看，見那觀音手中孩子，容貌好似成宗一般，心中大喜，即叫皇后同看，皇后亦連連稱奇。

太后傳旨曰：「難為先生辛苦，著內監賜宴。」鄺相辭曰：「多蒙太后盛意，但臣在病後，不能飲酒，不敢領旨。」太后曰：「難得畫圖勞神，只賜三杯甜酒潤筆何妨。」帝心中不忍，對鄺相曰：「太后念卿辛苦欲賜甜酒三杯，不知先生可能飲否？」立相心思，三杯甜酒，有何妨礙，即答曰：「既蒙太后慈恩，臣怎敢推辭。」帝暗歎曰：「鄺相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朕豈不知爾千杯不醉？今問此話，是明關節，爾卻不自省悟乃自招其竭。」當下內監呈上筵席，太后恐番酒兇猛，鄺相病後身體懦弱，多飲必傷精神，每斟一杯，俟他飲乾，方許再斟，斟了三杯，不許再斟。鄺相心喜太后厚意，即便坐下飲酒。誰知此酒乃是玉紅春酒，用藥制成，甜滑可口，味如鬱金香一般。鄺相怎知利害，真所謂有心人弄無心人了。鄺相緩緩吃了三杯，上前辭謝。太后密問皇后曰：「三杯吃下，如何不醉？」皇后曰：「可著他題贊一首，題完酒興自然發作，利害不小。」太后點首，即令鄺相再題一贊，方謂書畫皆精。鄺相領旨坐下。內侍移一淨桌，排下文房四寶，停了一會，方才完備。鄺相起身欲題，豈知酒力發作，不覺天旋地轉，兩足酸軟，頭暈眼花，暗驚道：「不過感冒之後，身體因何如此虛弱？吃了三杯酒，便這等利害。」只得勉強到案，提起兔毫蘸筆，半行半楷，題了一首律句，上前跪下辭別，已支持不住，幾乎跌倒，面上變出桃花。太后見此形狀，大驚失色曰：「鄺相喝醉，宮門外充符策路方好上轎，倘然嘔吐，多所不便。」忙令宮女內監，：「快扶在椅上坐下，伺候酒力漸醒，方好送回。」內監與宮女扶到椅上坐下，隱几而臥，大醉如泥。太后心恐番酒藥性惡熱，就令二內監扶往清風閣龍牀要睡，用俺家的龍被蓋好，並令苗瑞英、郁美兒在內伺候，提防嘔吐。二內監、二宮女相扶鄺相往清風閣而去。

成宗甚不過意。內侍捲起珠簾，太后同帝皇看贊曰：「悟徹禪機一念真，便從極樂轉金輪；香花散玉登泥岸，慧雨乘春度世人。南海伽藍曾寄路，中朝水墨近傳神，只緣解識含詔意，遂降慈雲畫玉麟。」

太后看畢，歎曰：「世間哪有這等才學，畫筆如神，詩句清新，字跡又復精工，不膏銀鈎鐵畫。若果女流，俺家當繼為義女。」帝暗笑：「朕指望納為貴姐，怎知母后要使朕作大舅，豈不好笑？」皇后笑曰：「他若沒有才能，怎得圓圖賜酒，希冀敗露？看來果是因才所誤。」成宗曰：「番酒三杯，便醉得如此利害，必是熱藥製就，散人魂魄，恐傷人命，大為不該。」太后亦曰：「俺家方才見他醉得如此利害，將人命嘗試。倘有個差遲，如何過意得去。」皇后曰：「臣妾曾令四名宮女試過，來日氣退便醒，不須過慮。」

且說酈相由內監扶了到牀上睡下，已是不省人事。內監把被蓋上，乃對宮女曰：「你等在此何候，我要回宮繳肯。」二宮女應諾，就在廳上坐下。停了一會，進房一看，聽得酈相鼻息如雷，遂假意上前推叫曰：「請酈先生脫衣，方好安睡。」酈相全不知覺。郁美兒即向苗瑞英丟個眼色，隨即動手輕輕將靴子脫下，再脫下假襪，方見兩腳，俱是自絞纏好的，把白綢解下，各長一丈有餘，才震出一雙紅緞宮鞋，繡著金線，長有二寸七分。即將繡鞋脫下，仍把白綢照樣纏好，穿上靴襪，把被蓋好，並將帳幔垂下，取了繡鞋，走到外邊，拭曰：「果然細小，猶如鹿鳥一般，令人可愛。今可帶回去見太后請功。」二宮女狂喜跳舞而回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帝在萬壽宮悶悶不樂，靜候消息，恐失了一位賢臣，又絕了風流夙願，今一洩露，莫道酈相失臉，即朕錯用女流，恰亦失臉。可恨皇甫少華不向酈相私議改裝，專用硬法；可惜孟氏待人有功，忠孝王真是不該。正在不悅，忽聞宮中隱隱有吹簫之聲，又聞空中有簫和聲，聲音更撩亮。太后疑心，問帝曰：「爾們可聽見那空中有簫聲稠麼？」帝后齊聲答曰：「臣兒等俱得聽聞，正不知何故？」言未畢，只見二名內監走得喘吁吁跪奏曰：「啟上太后，奇事不小，興慶宮溫短無娜，吹起鳳簫，忽聽空中辦有簫聲相積；奴婢等疑惑，出宮觀看，但見一隻鳳凰，毛羽五色，五支長尾，在外宮離地三丈飛而且鳴，兩翅按抽施行，明是鳳凰來儀，特來奏聞。」太后大喜，對帝曰：「周朝聖君只聞鳳凰之聲，未見現形。今鳳凰來儀，乃上天呈瑞，皇兒速往觀看，方不負上天厚德。」帝亦思欲退避，免替酈相擔憂，即忙上輦。

武士擁護起才轉一彎，只見茵、郁二宮女笑嘻嘻跳著往前奔來。帝想是脫下繡鞋，想教酈相無顏出宮，皇后必定留住，豈不辱他太過？遂心生一計，大喝曰：「這兩個奴婢無禮，敢笑舞闖道，欺侮寡人麼？武士速拿下。」武士較旨，一時忙把二女拿住。二宮女嚇得魂不附體，跪在地上叩頭，連稱死罪。帝問曰：「賤婢何敢如此無禮？」二女奏曰：「只因酈相沉醉，脫下一隻繡鞋，欲往見太后，是以狂喜失儀。乞陛下恕罪。」帝曰：「速把繡鞋取來。」二女就在懷中取出敲上。權昌接過，送與帝看，猶如鹿鳥一般，帝暗贊真是細小可愛，宮女無人可穿。遂把繡鞋藏在懷內，忙問二女曰：「爾要生還是要死？」二女奏曰：「萬物好生，人唯肯死。」帝囑曰：「爾若要生，可去對太后及皇后說，奴婢等候酈相熟睡，鉤起帳幔，才要動手脫靴，不料酈相忽翻身向外，口中吐血不止，登時面青身死，故不得脫靴，竊恐氣絕難救，急急回宮奏留。路遇天子，奏准一切，帝唯恐氣絕污穢宮闈，立著武士持屍載出，交還梁相收殮，這樣說法。自有重賞，爾若實奏，或日後有些風聲，定是爾等洩漏，立把你二人處死，決不輕赦。」二宮女叩頭曰：「奴婢等怎敢多言，活活討死。」帝又大喝曰：「速去將假死緣由奏明太后。」二宮女起身而出。

帝並囑四名太監及武士曰：「方才酈相之事，內外俱不許多言，倘有洩漏。並將爾等一同處置。」眾皆微笑領旨。又令權昌等四名太監，道：「速把朕坐的御輦摧往清風閣，將酈相扶入輦中，並把御被蓋好，鉤傘罩主。」又心想：「二宮女脫下繡鞋，只怕連靴子也未必穿好；默料忠孝王必使人在外伺候，倘搯被一看，豈不敗露？又恐他揭被冒風寒，於是傳旨：無論何人等，若有揭被看者，逕用大刀砍溺其手，後奏寡人，再行嚴治，決不稍貸。」言訖；帝即下輦，行至興慶宮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